

穆斯林的日常生活

穆斯林的精神世界

作者: Phil Parshall 费·巴沙

世界观的定义



世界观和行为这两个观念，常常交织在人们的脑海中，但这两者是不同的。行为可以理解为外在的人，是在文化的形式层面。世界观，则是在核心，是在文化的深度和意义层面。要分辨世界观，对外界而言，就只能透过观察和分析外在的行为模式，之后再往后推回中心。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个人的核心，也就是他最里面的价值所在，再根据他的行为来了解他对生命的看法。但这种方法带来许多的困扰。

有关世界观的特殊定义，各有不同。尼达（Eugene Nida）将世界观定义为“价值观体系”ⁱ 另外一个对世界观简短的定义是“一个人对宇宙特征的看法，它包括了一般的和整全的观念以及对生命无声的假设”ⁱⁱ

勒菲（Robert Redfield）认为世界观是一个阶段，以“我”为中心位置来观看其他的人类世界。ⁱⁱⁱ 塞尔（James Sire）认为“世界观是我们对世界基本组成持有的（意识或潜意识里）一整套的前提（或假设）”^{iv}

卡拉特（Charles Kraft）对此有长一些更加经过深思的定义：

对现实的看法是社会的样本，将可行或应该是的现实具体化，并将它们分类成实际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这具体化的形式就是文化的世界观。世界观若是根据这个模式，就是将现实观念中央系统化，在那里有社会跟随者（多数都是不知不觉的）的成员们，以及他们价值体系的来源。世界观是在文化的核心中心，在每一个文化层面里触动、交流及强烈影响着文化中其它的每一个层面。^v

有了这样的定义为准则，下一个部分我们会专注于穆斯林的世界观方面。这里只是提供一些基本的概览。

穆斯林世界观的分析

拜访了不同的穆斯林国家，有机会与在不同伊斯兰国家中服侍的宣教士交谈，我讶异于穆斯林的世界观在不同的民族、语言、地理和文化中是如此惊人的一致。虽然在细节上有显著的不同，但我相信这些不同的民族群体有足够的共识来允许我们在

没有太多扭曲的情况之下，述说单一的穆斯林世界观。

我们必须尝试从广义的角度，而非只是从宗教角度来明白穆斯林的世界观。要完全明白人的生活就必须包括很多层面。而若要有效地传达耶稣基督的信息，我们就必须根据穆斯林全部生活和思想的切身需要着手。

希伯来人和基督徒世界观的比较

世界观比较图解（页 2），尝试比较穆斯林、旧约犹太人以及西方基督徒的世界观。该图显明了现代穆斯林和旧约希伯来人世界观的相似性。而它们同时至少在所考虑的十一个范围内是与西方的价值观直接的对立。若要有效地向穆斯林传福音，认清这些相同点与区别是十分重要的。旧约基本上是给希伯来人的，连同新约经文在一起，应该是我们福音性活动的起点。

合一

黑利伯里安（Greg Halebian），是一位叙利亚基督徒，他写到在伊斯兰里的合一：

其中一个最值得重视的首要原则就是穆斯林对合一和统一的热爱。这在清真寺内部的纷争以及与教会内部纷争白热化时是最明显不过的。当一个人进入清真寺时，他发觉自己完全浸浴在全然合一的气氛当中：在四面墙里的每一个元素的设计都避免显眼和特殊的形式……没有任何个体的部分或样式超出其它个体……穆斯林对合一和单一的热爱不单只是局限在宗教里，也在阿拉伯文化的许多层面，特别是物质产品，比如说屋子和衣物上。一个西方人在叙利亚共和国的城市和乡村内旅行，他会讶异于所有屋子构造的一致性。虽然没有政府的控制及法律的制定，所有的屋子却几乎完全是彼此的复制品。^{vi}

在希伯来文化里也可以看到这种一致的现象。这两者的情况，恐怕都牵涉到强调真主的合一及统一性。换句话说，西方基督徒其实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西方的思潮是，“如果合一是具有实用价值的，那就保存它；如果不是，就丢弃它。”他们高举的是多元化而非一致性。

时间

穆斯林非常重视历史性的事件。修伯内 (Lynn Silvernale) 谈到穆斯林的过去时说道：“孟加拉人 (Bengalis) 是以过去为导向的；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的生命。现在如何对他们并不重要，他们的过去就是他们的荣耀。孟加拉人很少想到他们的未来。在某个层面，孟加拉人认为谈未来是放肆的，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宗教的宿命论所导致的。”^{vii}

犹太人则以他们所谓的“吟诵神学”为荣。他们喜爱叙述真主的作为：从埃及的大释放、十诫的颁布及从约旦河进入迦南。他们将传统代代相传下去，这是他们的使命。对犹太人和穆斯林而言，他们应该重视现在，但它的影响力或许就不如过去强。

黑利伯里安说道阿拉伯人对固定的时间不太感兴趣。他将阿拉伯人与西方人做一个对比：“当西方人说，‘我明天傍晚七点整将会来探望你，’阿拉伯人则会说，‘明天傍晚我将会来看你。’傍晚可以指任何在五时至晚上十至十一时之间的时间。”^{viii}

在另一方面，西方基督徒以未来为坚实导向。过去已经过时了，最重要的是，它与现在的快速突破发展是无要紧要的。现在是醉人及享受的时刻，但它必须以未来的规范来衡量。生命的挑战是如何掌握未来。计划、策略、设定目标和评估都是万花筒的活动之一，都是为了要催促西方人向前追求成功的未来。

因此，西方传道人必须掌握这些世界观的冲突。他必须欣赏这深深交织在穆斯林社会里的时间观。

世界观的比较

观念	旧约的希伯来人和穆斯林	西方基督徒
1. 合一	强调生命每一个层面的合一	只强调有实用价值的合一
2. 时间	非常注重过去和传统	*未来导向
3. 家庭	团结	*注重个人
4. 和平	融洽，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内在和外在的特征	满足 *生活的一部分内在的特征
5. 名誉	首要的考虑内容	很重要的考虑内容
6. 身份	与财富、姓及年龄有关	*成就的一个结果
7. 个人主义	服从团队的趋势	强调独立自主
8. 世俗主义	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理念	*不断增强及广泛被接纳的趋势
9. 改变	不愿意	*非常渴望
10. 平等	只有理想理论，没有实施	只有理想理论，没有实施
11. 效率	无关紧要	*绝对必要

* 直接与希伯来人和穆斯林的世界观对立

家庭

穆斯林的家庭关系一般来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景象。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的深。

黑利伯里安 (Haleblian) 形容这些关系为：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不论是住在一个大屋檐下或许多间连接起来的屋子里，他们所有的收入和开支是由一位领袖所控制，所有的家庭成员一起来分享。延伸家庭也一样可以共享产业，他们有比较多的保障和群体生活，这与西方原生家庭制度的特征正好相反。在面对经济困境、身体疾病或死亡时，家庭的许多其他成员会担

负起责任。延伸家庭会指导及协助年轻夫妇养育儿女、烹饪、及其他的家务。^{ix}

穆斯林常常被批评贬低女人在生活中的地位。这里一些正面的观点平衡这些批评：

- ✦ 所有的穆斯林女人都有机会结婚。
- ✦ 婚姻一般由关心儿女的父母或其他亲戚安排。
- ✦ 与西方比较，穆斯林的离婚率是很低的。他们的婚姻是有保障的。
- ✦ 家庭成为一个支持单位，是现实艰难生活的避难所。

我个人多年来一直密切地观察穆斯林的家庭生活，必须诚恳地说西方很少有资格可以评论穆斯林的家庭生活。就算是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如美国，国家的离婚率高达百分之四十，只能因着远离圣经的准则而羞愧地忏悔。

旧约则与穆斯林的家庭结构非常的相似。安排的婚姻、妻子要顺服丈夫、关系紧密的家庭、以及延伸本质的关系与穆斯林的情况都非常的相似。

平安

伊斯兰对“平安”的观念包括了：“安好”、“和平和健康”、“今世及来世的平安。”穆斯林用“愿平安临到你”成为问候及告别语，就好像旧约时代的犹太人。新时代的穆斯林视平安为融洽、整合及生活的全部。它同时是内在及外在的，也包含了过去、现在和未来。

西方的基督徒则尝试将平安内在化，并将它归类于属灵的。基督徒对平安的看法就不如穆斯林那么广泛及包罗万象。

名誉

穆斯林生命中最大的悲剧就是看到家庭的名誉受损。这种羞辱会导致完整延伸家庭结构的内部大乱。这种伤害、羞辱及家族不名誉的延续会带给下一代负面的名声。在安排婚事时的关键问题是，“他或她是来自好的家庭吗？”圣经旧约对名誉的看法也是一样。西方基督徒也认为成为一个有好名声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新约继续赞同旧约的看法。

身份

对穆斯林和旧约希伯来人的社会而言，身份多数是继得而非获取的。它可以来自所继承的财富或产业，有好名声的家庭或长辈。我常常惊讶于有很好教育背景的中年穆斯林征求没有文化的老父亲的意见。父亲因为家长和年龄的缘故具有双重的地位。

在西方，基督徒强调获得的身份。一个人可以来自任何的背景，最重要的事他做成了什么的成就。我的一个基督徒同伴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主席。他不是天生就有这个身份。他的身份是非常努力工作得来的，与他的家庭背景无关。

个人主义

穆斯林并不重视以自主的态度来面对生命。他从关系而非独立中得到能力和保障。一致性比不一致有更崇高的社会价值。

在这个课题上，黑利伯里安总结了阿拉伯人的观点：“阿拉伯社会团结的特性对于传福音具有重

要的意义。它必须重新被诠释，比如说，在这样的社会，个人的决定是不被重视的。在还未做任何相关的重要决定时，必须要先有团体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的同意。这就与西方社会相反，决定纯粹是个人的。在这里多数的决定都是大家的。”^{xi}

修伯内（Silvernale）写下了个人与他所属团体的关系。“做一些事来对付一个孟加拉人会引起整个团体的敌意，因为个人代表团体，他必须被维护。”^{xii}

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Michael Youssef）的评语：

身为阿拉伯的基督徒，我知道阿拉伯人不喜欢被疏远。他们的整个生活都有家庭、朋友、和平辈团体的环绕。所以当我们向他们强调个人化的福音时，我们其实是在他们面前设下没有必要的拦阻。^{xiii}

最后一点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直到现在，西方人所采纳的最普遍的传福音形式就是赢取个人归向基督。但这在群体导向的文化里，就会导致从社会中被抽离，而且常常是完全的隔绝。所以必须弃绝这个方法。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是正面的，这在传福音的形式里是可以被接纳的；然而在穆斯林国家却是可恶的。所以必须探讨新的方式，让群体可以同时来到基督面前，并保存这优良的彼此联系的社会体系。总之，我们必须欣赏及保存这一良好及正面的社会特征。

世俗主义

在旧约时代，常常有真神与假神之间的矛盾（比如说巴力）。这两者都是宗教的势力。这些超自然力量是非常真实存在的。犹太人透过战争、设定经济条例及制定政治合约，更深刻地了解到这外在超自然的能力。虔诚的犹太人认清了以色列的耶和華是真神。

对穆斯林而言，就算是在要走向世俗化社会的严重压力之下，阿拉还是非常真实的。时下的政治事件表明了伊斯兰国家要在宗教的教义和实施上更加的正统，这是回应西方在殖民时期所带来的世俗主义的抗议。伊斯兰的法律与国家的荣誉是息息相关的。

改变

西方看待改变与进步是同时进行的。改革对社会是好的。“新面貌”带来了与之俱来的状态。其中一个最好的西方形容词是“动力。”从衣服的花边到车的款式到谷类早餐，改变和多元化是“跟得上潮流的”。

穆斯林在二十世纪陷入了身份的危机中。那些受过西方教育熏陶的穆斯林领导层在草根阶层造成很强的张力。在另一方面，持续的回归七世纪可兰经价值体系的运动，在广大的穆斯林社会里带来了一种平衡。农村的穆斯林群众再一次放心地得到保证，他们所崇敬的传统生活方式将会继续保留。

平等

犹太人知道他们的真主是万物的创造者。这给人类一定程度的尊严。在神学层面，犹太人相信所有人是平等的。但在实践上，他们常常歧视别人。

穆斯林骄傲地宣称，他们完全坚信大家都是兄弟，人人平等。常用的例子就是在清真寺里祷告的时候。理论上，在乡村里，可以见到一个乞丐在一个富人旁边一起祈祷。然而，我观察到，当祷告结束后，不同社会与经济阶层的人之间往往都有很大的距离。上层阶级的人蔑视那些劳工、三轮车夫以及清道夫。从来没有一位有身份的人拿一份很有分量的文章走向大街又去清理洗手间，哪怕是自己家里的。

效率

西方非常强调高效生产。在西方社会，装配线是高目标的实现。他们以下线、通过火车装运到全国的车辆数目来评估系统。产量、盈利、牌子的知名度，这些都是汽车制造商的抱负。我曾经看过一个一小时的特别电视节目，谈到装配线上工人的个人生活中令人震惊的苦闷、沮丧、家庭压力，及最终让雇主承担这一切的憎恨情绪！然而，他们达到了“高效”。

穆斯林就不注重效率。他们是人际导向的。他们的生命比较关注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上。到目前为止，在穆斯林国家很少有装配线的工厂。



课程 5，完整阅读 1 到此为止。

裴纱 (Phil Parshall) 是今日领导穆斯林事工的权威之一。自 1962 年，他和他的妻子，朱丽叶 (Julie) 就住在孟加拉和菲律宾的斯穆斯林当中。他一共写了九本有关基督徒在穆斯林当中的事工的书。

取自费·巴沙 (Phil Parshall)，*向穆斯林传福音* (Waynesboro, Ga.: 加百列出版社, 2003)，页 83-93。版权所有。www.gabriel-resources.com

ⁱ 尼达 Eugene Nida, *信息和使命*(纽约: 哈佛和兄弟, 1960), 页 50。

ⁱⁱ 斯伯乐里 James P. Spradley 和梅卡迪 David W. McCurdy, *人类学: 文化的角度*(纽约: John Wiley and Sons, 1975), 页 465。

ⁱⁱⁱ 勒菲 Robert Redfield, *原始世界及它的改变*(Ithaca, 纽约: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3), 页 86。

^{iv} 塞尔 James Sire, *隔壁的宇宙*(Downers Grove, Ill: Inter Varsity, 1976), 页 17。

^v 卡拉特 Charles H. Kraft, “跨文化的沟通和世界观的转变”(Pasadena, 加州: 世界宣教学校, 福乐神学院, 1976), 页 1。

^{vi} 黑利伯里安 Krikor Greg Halebian, “世界观和传福音: 阿拉伯人的个案研究”(神学硕士论文, 福乐神学院, 1979), 页 79-81。

^{vii} 修伯内 Lynn Silvernale, “孟加拉文化的研究”, (u.p. 1975), 页 18。

^{viii} 黑利伯里安, “世界观”, 页 42。

^{ix} 同上, 页 55。

^x 吉比 H. A. R. Gibb 和可拉门 J. H. Kramers, *伊斯兰简短百科全书*(Ithaca, 纽约: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页 489。

^{xi} 黑利伯里安, “世界观”, 页 12。

^{xii} 修伯内 Lynn Silvernale, “孟加拉文化”, 页 4。

^{xiii} 约瑟 Michael Youssef, “在埃及向穆斯林传福音的神学和方法论”(文硕毕业论文, 福乐神学院, 1978), 页 80。